

專訪安提·漢普頓

■《Someone Else》試演

體驗「自動劇場」 相逢何必曾相識

英國藝術家安提·漢普頓 (Ant Hampton) 的自動劇場 (autoteatro)，邀請觀眾來成為劇中人，按照藝術家所提供的聲音或文字指示來完成指定動作，從而在舞台上，或各種各樣的公共空間中呈現未經綵排的演出。演出充滿了不確定因素，觀眾對指示的不同反應、誤解或遺漏，令演出充滿變數，從而令每場演出都幾乎發展出不同的面貌。整個過程，參與的觀眾一步步拼湊拼圖，不到最後可能都未能理解整個畫面。自動劇場，像是尋寶之旅。

上個月，安提應西九之邀，來港參加「國際戲劇工作坊節」，與本地劇場工作者一起探討自動劇場的創作方法，也和本地劇團影話戲合作，嘗試在明年2月及3月的西九自由約中上演作品《Someone Else》。屆時觀眾可以戴上耳機，在西九文化區的苗圃公園中展開隱秘的探險。

相請不如偶遇

1998年，安提開始以 Rotozaza 的名義發表作品，將表演、戲劇、裝置、文字等各種媒介相結合，以「未經綵排」的方式來表演。後來安提與西爾維亞·麥丘利亞聯手經營 Rotozaza，並於2007年創作了《Etiquette》，成為自動劇場的第一個正式作品。這之後，安提與不同藝術家合作，在不同的表演場域對自動劇場進行了各種嘗試，現在其作品已經擁有超過50種不同語言的版本。

今年早些時候，香港話劇團將《Etiquette》搬到香港演出，中文演出名為《相請不如偶遇》。兩個陌生人坐在 Pacific Coffee 的咖啡桌旁，戴上耳機，緊跟着導演的指示開始一段奇特對話。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高達電影中的妓女與哲學家的對話……耳機中精心錄製的環境聲，讓人一下從公共空間中抽離，墜入一層層的故事幻境中。而一切，都發生在與對面坐着的陌生人的奇怪互動裡。

《相請不如偶遇》這個名字的確道出作品的有趣之處。一直以來，安提對都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狀態十分敏感，在公共空間中展現的自動劇場，好像把參與者從自己的安全地帶中拽出來，「被迫」與陌生人展開交流，也打破了人們對戲劇，乃至藝術的傳統認知。

關鍵在於體驗

安提說，他感興趣的是敘事的方式。敘事並不同於講故事，他所看重的是觀眾（參與者）的體驗，以及這種體驗如何與當下的環境發生關係。「我不會說沒有敘事，敘事無處不在。」安提說，「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一個東西展開的方式，多於只是簡單地陳述故事。」通過語言來展現完整故事的劇場作品很多，安提笑說自己「不是那麼有耐性」，對這種方式興趣缺缺，「吸引我的是參與的細節、體驗的細節，以及你與當下這個時刻的交流，而不只是作為一個演員或表演的一部分。」對他來說，創作自動劇場的初衷並不是要刻意去打破傳統劇場的框框。「並不是：我是一個劇場工作者，我想用



■安提·漢普頓 (Ant Hampton)

另外一種方式來做劇場。我更願意這樣來看：我有個念頭，想要做這麼一件事，而你知道嗎？這實際就是劇場。」尤其在咖啡廳、圖書館等公共空間中去嘗試，更能吸引許多原來和劇場並沒有太多聯繫的人來體驗。「對我來說最棒的是，比如人們參與《Etiquette》，在一個咖啡廳中，他們開始時會好奇這到底是什麼，因為它並非以一個劇場作品的方式來呈現。而當你解釋給他們聽後，他們會覺得有趣，想要去嘗試。年輕人、從來沒有進過劇場的人也會覺得有興趣。但是，如果你一開頭就和他們說，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劇場，你要當裡面的演員，對他們的吸引力可能就沒有那麼大。」對安提來說，「偶然發現」，從而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邁進大門，是觀眾與戲劇，甚或藝術相遇的最好狀態。

《Someone Else》香港版

明年初，安提的作品《Someone Else》將會在香港上演。這個作品本身是為了慶祝布魯塞爾的 Beursschouwburg 藝術中心五十年而作，創作時，安提回顧這棟建築物的歷史，愈發覺得藝術中心時常扮演的角色如同「art catapult」（藝術投擲器），將創意、問題、



■國際劇場工作坊：自動劇場工作坊

藝術家投擲到社會中，讓藝術和外面的人群相遇。在這個過程中，他也體會到藝術與普通觀眾的隔閡，以及自己的生活圈與外面世界之間的距離。「到城市中去與陌生人相遇。」《Someone Else》從這個念頭開始。作品與安提以往的自動劇場不同，「不再只是按照精確的指示來行動，而更像是完成所交予的任務。」參與的觀眾兩人一組，開始只是安排好的情境和對話，之後卻觸發出兩個陌生人間的真實交流。「我近年來對這些問題很感興趣——在公共場合互動時，你如何去和周圍的世界接觸？如何和別人溝通？而在這個過程中，藝術可以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安提說。而與安提合作的本地藝團影話戲的創辦人羅靜雯則認為，《Someone Else》很親密，很講人和人的關係，在城市中你將如何去和陌生人建立一種聯繫呢？每個人的反應都可能不同。

安提對環境音的錄製和抽取手法十分純熟，耳機中的環境音將令人身如其境地進入某種情境中。參加《Someone Else》的觀眾將戴上耳機漫步在西九的苗圃公園，在現實的公園與耳中的敘述中進進出出，也在孤單的自我時間與陌生他人的交流中不斷切換。這些所有的交談、行動，一來一去，拼湊成另一次微妙旅程。



■《Someone Else》試演

Someone Else
日期：2016年2月14日、28日（2月自由約）
3月13日、27日（3月自由約）
時間：下午2時30分、下午4時30分
（每日兩場，每場60人）
費用全免，需作預先登記。
詳情請關注西九文化區
網站：<http://www.westkwoon.hk/tc>



■《Someone Else》試演

敢觀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評語。

安提·漢普頓的「自動劇場」

歐美炙手可熱的英國劇場導演安提·漢普頓 (Ant Hampton)，所實驗的「自動劇場」為世界劇場帶來嶄新的探索可能，至今旗下的作品超過50種不同語言的版本。Ant Hampton 於1998年以 Rotozaza 名義開始發表一系列涵蓋表演、戲劇、裝置、介入和文字的創作，並經常由未經綵排的「表演者」，按照指示在舞台或公共場所演出。

本年九月，香港話劇團便引入他的《相請不如偶遇》(Etiquette)，讓觀眾分別從耳機所發出的指令中，扮演哲學教授與性工作者，體驗在非傳統劇場空間（咖啡室）「演戲」的全新經驗。上月中，Ant Hampton 在西九「國際劇場工作坊節」主辦的講座中，分享如何在所開拓的「自動劇場」，融入沒有劇場經驗的人，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環境製作作品的苦樂，如《另一個人》(The Extra People) 和《中國提示》(Cue China) 等，均要求觀眾即參加者按照聲音、視像或文字的提示來說話或行動，從而激發出每個人心底裡另一個自我，成為表演的一部分。

根據 Ant Hampton 的闡釋，所以主力以聲音作導航，主要考慮到聲音對於人的大腦，扮演著傳導者的角色，方便延伸和穿透，甚至將個體一分为二，導向從未察覺或探知的領域。對於創作人和劇場導演，「自動劇場」所意味的即興劇場和非專業演員元素，參加者的回應程度不能估計，完完全全是真正的即興。就着臨時的環境，

真實而陌生的「演員」，讓真正有血有肉的人，自動產生戲劇內容；即使是犯錯或沒有遵從聲音指示，演出不能中止，必須「共謀」到底。當 Ant Hampton 將「自動劇場」的焦點放在可變的元素上，創作人/參加者，儼如共同置身混雜而未知、分享風險的實驗劇場國度。

盛夏訪美，我錯過了香港版《相請不如偶遇》，卻遇上了 Ant Hampton 在紐約上演的最新作品《另一個人》(The Extra People)。《另一個人》的玩法比《相請不如偶遇》更激進，以每半小時每組15人為框架，分段讓參加者入場，然後通過一系列電子化聲音操作，終極達致「7pm 入場的參加者表演給7:30pm 的看，7:30pm 入場的參加者表演給8pm 的看」的瘋狂設想。聽起來相當天馬行空，實際操作則借助高科技產品，令人產生「高級版密室逃脫」的錯覺。

甫踏進 Ant Hampton 所安排好的劇院範圍，參加者便被要求分組（7pm/7:30pm/8pm 各有一組），然後交出個人物品，並穿上1至15號的熒光色背心，佩上口罩，務必使別人認不出樣貌。大會隨即指示參加者戴上已附於背心內的智能電話耳筒，1至15號所聽的內容不盡相同。當大家慢慢明白所接收的信息，只有你一人知道，各人便被安排進入真實的劇院空間，坐在觀眾席的特定座位上。這時候，舞台上赫然是（有我朋友在內的）7pm 組的15人。他們都披着灰色毛毯在台

上亂竄，有人在張貼紙張、有人撕掉紙張、有人

收集紙張。我屬7:30pm 組別，編號是2號，非常清閒又沒收到什麼指令，反觀1和3號卻很忙，1號拿着手電筒負責在觀眾席照來照去，3號則要逐行逐列巡邏。時間一點一滴過去，耳機內的指令要求我們上台，做出一連串動作，因此台上有兩組人在進行着。最後更有一個類似交接「儀式」，我們用手按着7pm 組員的背，並取去他們披着的灰毛毯。這時候，我們成了他們，7pm 組員退場，8pm 組員進場坐在觀眾席上。同時，有人把一小瓶眼藥水交到我自己手上，耳機的指令叫我做出滴眼藥水的動作，我卻馬上想到衛生問題沒有跟從，默默把它放在台邊算了。不久，8pm 朋友要上台「交接」了，我們便從出口交回背心離開。

說實話，散場時我的確感到相當困惑。《另一個人》在沒有任何歸納與提升之下，便急急叫觀眾散去。然而，回想一小時中發生什麼事的話，整個過程原是一次「心的歷險」，我們不斷期待着「有事情要發生」，現實卻與這種期待在戰鬥。無論結果有多平凡或無聊，真正的戲劇，已在每名參加者的心底深處上演了一遍。當然，《另一個人》進行的時候，並沒有說明 Ant Hampton 「自動劇場」的理念；如果可以，《另一個人2.0》應把缺漏的一塊拼圖補上，起碼讓參加者明白所歷的是什麼險吧。

作者為2015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得主

奧倫達部落話劇社再次公演 催生社區文化嬗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 北京報道）被美國《大西洋週刊》稱為中國的「美國小鎮」的奧倫達部落原鄉話劇社日前再次舉行公演，將曹禺先生的作品《雷雨》、《日出》中的兩個片段一齊搬上了北京世紀劇院。值得關注的是，該話劇社是草根社團，參與其中的大部分成員並無絲毫表演基礎，而此現象也被諸多學者譽為中國社區文明和諧建設的微觀縮影之一。

奧倫達部落品牌中心負責人表示，奧倫達部落話劇社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與奧倫達部落會員、話劇社社長徐松子的專業指導密不可分。徐松子在成功演出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希望通過話劇這種藝術形式，喚醒自己內心最真摯的快樂自我，也帶領鄰居找回沉睡已久的幸福。徐松子表示，「我從一個大演員依然忙成了一個『買菜的』，而奧倫達部落話劇社的人走出去個個都像『搞藝術的』。但是看到他們快樂幸福地參與着，其實我自己也更加地快樂幸福了。」

社區文化生活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此前奧倫達部落原鄉美利堅會員基地的社區建設曾引起「轟動」，成為來自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等機構學者共同探討的課題，大家將奧倫達部落話劇社的發展引為中國社區文明和諧建設的微觀縮影之一，認為奧倫達部落帶領會員們尋求幸福的實踐中，通過不斷的溝通與共同創造，找到了共建社區文化的「另一條

道路」，產生了共贏的社會價值。



■話劇《日出》 攝影：朱燁